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酒茗樓古今文鈔

卷之四
書畫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十二目錄

序跋類

序一

毛詩序卜商

尚書序孔安國

十洲記序東方朔

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

史記貨殖列傳序司馬遷

史記游俠列傳序司馬遷

史記儒林列傳序司馬遷

戰國策序劉向

漢書貨殖傳序班固

漢書游俠傳序 班固

漢書循吏傳序 班固

漢書儒林傳序 班固

漢書外戚傳序 班固

說文序 許慎

董仲舒集序 蔡邕

詩譜序 鄭玄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三都賦序 皇甫謐

思歸引序 石崇

豪士賦序 陸機

御講般若經序 陸雲公

後漢書皇后紀序

范曄

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

范曄

宋書良吏傳序

沈約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王文憲集序

任昉

陶淵明集序

蕭統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梁元帝

真靈位業圖序

陶弘景

後漢書註補志序

劉昭

詩評序

鍾嶸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齊竟陵王世子撫軍巴陵王法集序

釋僧佑

玉臺新詠序

徐陵

侍中沈府君集序

劉師知

徵士頌序

高允

孤鴻賦序

盧思道

江都集禮序

潘徽

帝範序

唐太宗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大衍厯序

張說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會諸友詩序

張說

敍宅經

呂才

敘祿命 呂才

敘葬書 呂才

東皋子集序 呂才

自敘 劉子元

許國文憲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師子贊序 張九齡

鷹鵠圖贊序 張九齡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導引圖序 梁肅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十二

侯官吳曾祺纂錄

序跋類

序一

用毛詩序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尙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

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

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單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十洲記序

東方朔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網之內。抑絕俗之道。擯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玉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徇

祥威儀也。曾隨師主之履行。北至朱陵扶桑之國。溥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游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涉歷八極。于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勾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栖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瞶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

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斬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
立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
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
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
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
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
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
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
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
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

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

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戾
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
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
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
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
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
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
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

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